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三十五回 暗提調碰和叫局 現開銷當面坍台

且說陳文仙聽了章秋谷的說話，瞋了他一眼，道：「別人家格事體，阿關得耐啥事，要耐去瞎起勁？就是花筱舫得罪仔客人末，耐也勿犯著來做格個冤家囉。」秋谷聽了，微笑不言。一夜無話，不提。

到了明日上燈時候，果然陳海秋拉著修甫同來。不多時，貢春樹也來了。當下碰和腳色已齊，文仙親手配了籌碼，大家入座扳莊。秋谷道：「你們不要心慌，先發了局票再說。」修甫道：「果然，待我寫起來就是了。」秋谷道：「今天碰和只有四人，我自己也叫一個，趁趁你們大家熱鬧。」文仙瞅了秋谷一眼，卻不作聲。

秋谷便叫了陸蘭芬，修甫叫的龍蟾珠，貢春樹不消說自然是金小寶了。修甫提筆在手，一一寫好。秋谷拿過來點一點不錯，就把花筱舫的一張局票抽出來擱在旁邊，還有那三張局票一並交在娘姨手中，叫他傳下樓去。陳海秋見了，詫異道：「一樣的四張局票，自然一起去發，為什麼要留下一張，難道還恐怕他來得太早了麼？」

秋谷道：「不是這個講究，少停你自然明白。」陳海秋不便開言，心上□分的疑惑。

修甫同春樹也有些不懂起來，同聲問道：「到底你是個什麼意思？不妨此刻說明。」

秋谷笑道：「這是我的軍機密事，豈能和你說明？你們不要開口，在旁看著就是了。」

說罷不由分說，自家坐下，便去扳莊。

陳海秋等見章秋谷不肯說出，也不曉得他葫蘆裡頭賣的是什麼藥，又不好苦苦的追問，便只得歸座扳莊。扳好了莊，轉過坐位，碰不到兩副，陸蘭芬已經到了。

湘簾啟處，蓮步移時，香風已到。眉畫初三之月，綠鎖橫波；鬢挑巫峽之雲，花欹寶髻。戴一頭翡翠押髮，穿一身淺色衣裳，輕啟朱唇，低開檀口，笑盈盈的叫了一聲「二少」。秋谷還不曾答應，這一聲不打緊，早把個貢春樹叫得直跳起來，逼緊喉嚨打著蘇白道：「阿呀！先生格喉嚨脆得來格，一聲『二少』，叫得倪骨頭才酥脫格哉！」蘭芬聽了，免不得粲然一笑，別過頭去就坐在秋谷身旁。修甫等大家哄堂大笑起來，秋谷也忍不住笑了，卻向貢春樹道：「你的一身功架固然不錯，但是見了一個倌人就要弔膀子，我看你也有些應酬不來。就如張書玉一般，到得大家吃醋鬧出事來，你卻又把一個頭直縮到脖子裡去，倒要卸到我旁人身上，替你們調停這一件醋海的官司。像你這樣的人，真是那天字第一號的滑頭碼子。」說得陸蘭芬好笑起來，抿著嘴笑個不住。春樹無言可答，只得笑道：「你這般發急，敢是怕我割了你的靴腰麼？我雖然是個滑頭，朋友面上也未免有些不好意思，你只顧放心就是了。」

秋谷狂笑道：「我向來不怕剪邊，你只要看中了蘭芬，儘管自家去做，我若有了一毫醋意，就罰我做一個萬世的烏龜，與現在的康撫台一樣。你道如何？」這一句話來得突兀，把辛修甫等三人又招得大笑不止。好一會，方才漸漸的止住笑聲。

修甫笑道：「現在有多少道台知府，翰林舉人，拚著性命奴顏婢膝的在那裡巴結著康撫台，惟恐不當其意。你卻把他比作烏龜，還借著他來賭神發咒，若被那班大人先生們聽見，直要把你當作個一生的切骨之仇。從來惟口興戒，以後還是收斂些兒為是。」秋谷聽到此處，不覺肅然拱手，對修甫道：「多謝良言，有逾金石。我章秋谷一生的吃虧之處，就是處處以狂態逼人，以致場屋文章不中主司的繩尺，清流議論每來朋輩之譏評，想起來真是有損無益。如今定當隨處留心，學為謙退，庶幾不負你勸我的一片熱心。」說罷，大家嗟歎不已。

陸蘭芬見秋谷有些抑鬱的神情，便提起了精神殷懇勸勸的和他說笑。秋谷一面應酬，一面碰和，把那一腔的豪情勝概登時又提了起來。剛才才是拔劍斲地，搔首問天，大有四海無家，前路蒼茫之恨；如今卻又是俯觀山海，高見風雲，又有那斗酒□千，紅綃買醉的神態。

正碰著和，陸蘭芬忽地問著秋谷道：「唔篤常州有一個姓方格客人，說俚是安徽格候補知府，耐阿認得俚格？」秋谷聽了，初時想不起來，細細想了一會，方才想出是他。原來章秋谷原籍本是常州，後來因住在南京多年，所以入了金陵籍貫，直至秋谷丁了外艱之後，方才移到琴川。常州有幾處祖墳，每年春、秋二季，秋谷必到常州祭掃一趟。前書中貢春樹初到上海之時，也曾表過，按過不提。

只說章秋谷猛然記起這個姓方的客人，同秋谷向來認識，家中也有二三□萬家財。自家本是個目不識丁的人，你就是叫他寫封平常通候的書信，他也寫不出來。

恰又有一樣脾氣，最怕人家說他不通，最喜要結交一班名士。從前章秋谷回來掃墓，住在貢春樹家，不知怎樣的被他打聽著了，曉得章秋谷是個風流才子，當代名家，連忙自己先來拜會，又請秋谷吃過幾次酒，算是和他接風。秋谷見他這樣的屈意慇懃，情不可卻，只是看著他的言談卑鄙，舉止倉皇，自頭上看到腳邊沒有一根雅骨，真是個俗不可耐的人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勉強和他來往。現在聽了陸蘭芬問他的話，想起他來，便笑道：「不錯，我認得這個人，可是一個瘦骨臉兒，長挑身材，名叫方子衡的麼？你要問他作甚？」蘭芬道：「照耐說起來一點勿錯，一定就是格擋碼子。倪前日仔有格姓方格客人，來叫倪格局，到金谷春去，勿然是倪本來勿去格，為仔有倪一格姓王格熟客替俚代叫，勿好意思塌俚格台。就是格日仔夜裡向，格個方家裡跟到倪搭，擺好一格雙台，接下去碰仔兩場和，直到仔兩三點鐘，天亮辰光走格。昨日仔又是雙酒雙和，今朝故歇辰光還勸來。倪看格客人瘟得利害，詫異起來哉，所以問問耐阿認得格個人，到底是那哼一個路道？」秋谷笑向蘭芬道：「恭喜恭喜，又做著了一個絕好的戶頭客人。這個方子衡不比那個方幼樺，雖然也有些齷齪的性情，但他專要愛裝場面。你若把他擠在面子上，叫他轉不過臉來，就是一萬八千也肯忍著心痛揮霍，可不是一個絕好的客人麼？」陸蘭芬聽了，甚是歡喜。

忽見金小寶和龍蟾珠兩人一先一後走了進來，招呼了幾句話兒，各自坐下。

秋谷見他們局已到齊，止有花筱舫未曾去叫，便連忙把局條發將下去，卻對蘭芬、小寶說道：「今天我們這一席卻不是專為碰和，其中另有一番緣故。」遂把昨夜在東合興花筱舫家吃酒的情形說了一遍，「所以今天我想了一個主意：在此碰和，叫筱舫來代碰，要把他羞辱一場，出出胸中的悶氣。特地把你們三個叫來，和花筱舫合成一局，恰好四人，候他動手之後，方才慢慢的問他為什麼要得罪客人！看筱舫如何回答，然後將他的局帳當面開銷，大大的給他一個沒趣。但是還有一層說話，要先和你們說明，等回兒筱舫到了，你們大家不要睬他，若有人和他說了一句話兒，便是瞧我們眾人不起。你們大家記著，千萬不可理他。」

陸蘭芬和花筱舫向來相識，頗是要好，聽得章秋谷這番說話，暗闔心驚，便想要勸他幾句，叫他不要頂真，少停等筱舫到來，賠個不是也就過去了。正要開口，見小寶把舌頭一吐道：「耐格主意倒直頭來得刁梟，區得倪無啥差頭撥耐扳著，要是一格勿當心得罪仔耐，是耐也要想法子來翻倪格本哉囉。」秋谷一笑，又道：「此刻花筱舫將近就來，你們快些坐下，不要耽誤了工夫。」於是陸蘭芬代了章秋谷，金小寶和龍蟾珠代了修甫、春樹，合著陳海秋四人，慢慢的碰起來。

陸蘭芬還想著要解勸秋谷，便叫著秋谷道：「二少，耐過來囉，倪有兩句閒話要搭耐講篤。」秋谷便走了過來，還未立定，已見花筱舫進來，淡淡的向陳海秋叫了一聲「陳老」。陳海秋只當秋風過耳，沒有聽見的一般，一聲不應。花筱舫見陳海秋竟不答應，已經氣上心來，腮邊現兩朵紅雲，眉際起幾分怒色。秋谷見了，恐筱舫不肯坐下碰和，連忙過來含笑招呼道：「今天我們碰和，陳老特叫你來代碰，快些下去替他代碰兩副，好和他轉轉色頭。陳老的一底籌碼輸得差不多了。」一面說著，陳海秋已經立起身來。秋谷捺著筱舫坐下，筱舫見秋谷等三人都是叫局代碰，推辭不得，只得就碰起來。又招呼了陸蘭芬一聲，覺得陸蘭芬冷冷的神氣，似理非理的應了一聲，花筱舫心中不覺有些疑惑，偷眼再看秋谷等時，神情之內，都覺有些奇異，陳海秋更是雙眉微豎，勃

勃的現出怒氣來。

正在心中摹擬之際，只聽得陳海秋對著陸蘭芬等一班叫來的信人高聲說道：「你們大眾都是上海灘上有名的紅信人，請你們替我評評道理。我昨日在花筱舫院中請客，鬧了一肚子的悶氣出來，你們堂子裡頭可有這樣的規矩麼？」便又把昨日要他吃酒的情節重說一遍。又道：「堂子裡頭的筋絡，我雖然是個外行，但是比他再紅的信人，我曾見過無數，從沒有見過這種樣兒！難道他既然吃了這碗堂子裡頭的飯，還混擺他的什麼架子不成？」花筱舫聽了，方才心中明白，假說叫局，騙他來羞辱一場，明知他不能不去，想不到陳海秋有這樣的挖陷心腸，只氣得淚滾珍珠，花容失色，幾乎要哭出來，這裡陸蘭芬便立起來，咬著秋谷的耳朵，說了兩句不知什麼話兒，秋谷點頭不語。

又聽陳海秋盛氣向花筱舫說道：「你這樣的紅信人，我姓陳的也高攀不起。我們花了銀子，原是到你們堂子裡來尋個開心，想不到你們吃把勢飯的，居然竟敢這樣的放肆起來！不要說是你這樣半紅半黑的信人，就是比你紅了□倍的人，也不能這個樣子。你也把我當作曲辮子的客人看待麼？」此時陳文仙房內鴉雀無聲，大家悄沒聲兒的寂然靜聽。花筱舫早氣得呆在椅上，就如木偶一般，那眼內的淚珠只是滾個不住。

陳海秋又冷笑道：「你的局帳料想不肯抄來，我自家倒還記得明白，共是二□三個局錢，三台菜錢，一共四□七塊。」說到此處，向身邊摸出一把洋錢，數了一數，望著花筱舫身邊一擲，「豁啣啣」一聲滾得滿房都是，聲音清脆，入耳異常。

海秋又大聲道：「我也沒有這樣的工夫和你生氣，你拾了洋錢與我快些出去。你是個上海第一的紅信人，不要坐在此間沾了我一身霉氣！」

花筱舫聽了，真是冤憤填胸，無門可告，要想發作，又怕陳海秋動起蠻來，吃了現虧。氣到極處，索性把眼淚揩乾，霍地立起身，待要走出門去，早被陳海秋搶上一步，擋住房門，喝道：「你不把局錢帶去，還要我叫人送到你的門上麼？」直把個花筱舫急得坐又不是，立又不是，哭又不是，笑又不是，那一刻工夫的神景，一枝筆那裡形容得出來！

秋谷見花筱舫□分慚怒，暗想：「就是這樣，總算翻了本兒，若再過分羞辱他，非但恐怕一時間逼出事來，心上也覺得有些不忍。」便向陸蘭芬使個眼色。蘭芬會意，走到筱舫身旁，軟軟的攏住筱舫的手，道：「耐也勿要生氣，倪同耐到後房去坐歇罷。」又回頭向陳海秋道：「陳老勿要動氣，等歇倪再叫俚出來，銷陳老格氣性。」說著，便同了花筱舫一逕往後房便走。花筱舫正在又急又氣之際，巴不得躲過他們，連忙同著陸蘭芬進去。陳海秋還要開口時，秋谷急急止住。修甫朝著秋谷把大拇指伸了一伸，低低說道：「主意果然甚好，只是陳海翁說話過分了些。」秋谷也覺略略帶些懊悔的意思，想等花筱舫定一定神，去安慰他幾句。

等了一會，只見陸蘭芬移步出來，望著秋谷招手，叫他進去。秋谷便走進後房，見花筱舫滿面淚痕，靠在一張榻上啼妝慘淡，鬢影蓬鬆，別有一副可憐的神態。蘭芬見章秋谷進來，便低聲向他說道：「倪剛剛問明白哉。耐也勿要怪俚一干子，陳老自家格勿好。」秋谷詫問：「為什麼倒是陳海秋不好？」蘭芬對他告訴出來。正是：

春掩胭脂之淚，綠怨紅愁；風欺薄命之花，飄茵墮囷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請看下回分解。